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吴雨晴 胡珊 肖天健 杨旭



“野牦牛队”老队员陈永寿。

长江源的坚守者同行者奔赴者

荒原上的坚守者:一起吃苦的日子

故土里的同行者:谋生,也是守护

饭做好了,大家却睡着了,等到醒来再吃凉的”。

巡山不只辛苦,还有危险。陈永寿说,有次抓捕盗猎分子,8名队员徒步过冰河发起突袭,从傍晚6点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6点。“那次缴获1700多张藏羚皮子、2张熊皮子、十几把枪、1万多发子弹,是我们战果最大的案子之一。”

可可西里太大,那时,盗猎、淘金的人屡禁不止。“劝走了又来,赶跑了再来,南面进不来就从北面进,跟我们在山沟里打转。”陈永寿说,“有个人专门打藏羚,一年内被我们抓了3次,前两次教育、罚款、没收工具,他还来,第三次被抓到,皮子数量太大,最后判了刑。”

“现在我身体不行了,跟孩子轮班开出租车。”陈永寿已不再巡山,但回忆起当年,他有说不完的话,“我们守的不只是藏羚,不只是矿产,我们守的是‘中华水塔’。11个省份的人都喝这里的水,水不干净,那还得了?”后来,他看了电视剧《生命树》,看了胡歌演的角色,忍不住红眼。“像,太像我们扎书记了。一举一动,看着就像。一看就想起以前一起吃苦的日子,好几夜睡不着。”

可可西里早已没有了盗猎者的枪声,原“野牦牛队”也早已变成了巡山队,但守护还在继续,索南达杰保护站、五道梁保护站、卓乃湖保护站的队员们,仍常年驻守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。对他们而言,自己的生命已和这片高原、这里的生灵系在了一起。

有人冲在最前线,就有人守在烟火间。在可可西里,还有一类守护者。他们不持枪、不巡山,却把生态保护刻进每一天的生活,把守护融入谋生的细节。

治多县合作联社理事长桑周达杰是做牦牛产业的。他和同事们统筹全县奶、肉、绒3条产业链,连接20个村级合作社、上百个家庭牧场。合作联社的产品有一条原则——不外包贴牌。桑周达杰说,只有守住品质,才能守住品牌,才能增收致富,最终才能守好生态。“草好,牛羊才好;牛羊好,牧民才稳;人心稳,保护才长久。”

电视剧《生命树》拍摄时在德令哈市柯鲁柯镇取景。今年五一假期,柯鲁柯镇由此成了网红打卡地——共5万人涌进这个小镇,是以前的5

倍。取景地文旅负责人杜莹一边忙着准备酥油茶、糌粑、咸奶茶招待游客,一边忙不停地提醒大家注意保护植被,因为“这里的草长出来太难了,车一压、人一踩,就再也长不出来”。

“在外地,春天到了,草自然会发芽,树自然会吐绿,但在我们这里不一定。”杜莹说,以前看到有人乱扔垃圾、乱踩草地就心疼,但现在,大家的环保意识都强了,不只是当地人,更包括外地来的游客。

环境好了,文旅火了,受益的除了当地居民、外地游客,当然还有发源于此的长江。

孙成龙是可可西里的向导,他和同事们跑车时都有一条铁律:只走车辙印,不碾压原生草场。“高原草甸被破坏了就不可逆。”每带一批游客,他都要提醒一遍。



卓乃湖保护站现任站长秋培扎西(左二)与可可西里巡山队队员们。

山海间的奔赴者:从感动到行动

守护可可西里的,不只有巡山队员、当地居民,还有从全国各地而来的人们。他们是环保志愿者,是影视剧明星,是普通网友,构成了可可西里最广阔、最温暖的全民守护力量。

电视剧《生命树》中“多杰”的扮演者胡歌,曾作为志愿者4次来到沱沱河镇。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站长江巴多杰说,胡歌每一次都安安静静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事。

在这里,胡歌和大家同吃同住,一起去河畔捡垃圾,一起轮值打扫卫生。他说:“安排什么活,我就做什么活。”

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是公益筹款运营,经费有限,志愿者餐标每天30元。胡歌悄悄自掏腰包购买食材,还发挥自己的厨艺,给大家做了红烧肉等家常菜,改善大家伙食,活跃工作气氛。

倪艳丽是胡歌的影迷。她在上海工作时,就在胡歌的带动下,到环保组织绿

色江河在上海设立的“长江11号”邮局进行志愿服务。今年5月,她离职后,来到沱沱河,成为“长江1号”邮局志愿者。

从长江尾到长江源,倪艳丽和其他志愿者一道,克服高反,顶着寒风,在保护站对垃圾进行分类、转运回收。没有报酬,只为尽一份力。

绿色江河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。他们在沱沱河及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一年转运可回收垃圾超过20万件。

他们当中,有大学生、上班族、退休老人。他们用假期、积蓄、体力,守护这片陌生又亲近的土地。



索南达杰纪念碑。组图/记者肖天健 杨旭

记者手记

离开可可西里时,我看到那群人还在

在可可西里,我真正理解了“源头”二字的分量。源头不只是水的起点,它更是生态的起点、精神的起点。

到可可西里采访之前,我对“守护”的理解是抽象的,是数据,是新闻,是标语。走完这一路,我真切地感受到,那是具体的人、具体的苦、具体的坚持。

听秋培扎西讲过去的故事,我几乎不敢想象。13岁进山,父辈牺牲,装备简陋,经费靠凑,枪支靠借,面对的是持枪盗猎分子,是-40℃的严寒,是随时可能断粮断水的无人区。有人被困两个月,靠吃鼠兔活命;有人遭遇枪战,与死神擦肩而过;有人一家三代,把生命交给这片荒原。

我曾以为,做买卖和做生态保

护是冲突的,直到我见到文旅从业者杜莹,见到向导孙成龙,见到合作联社理事长桑周达杰。

杜莹借着一部爆火的剧,把游客迎进来,更把生态理念传出去。孙成龙的一句“只走车辙印”,比任何宣传都管用。桑周达杰做产业,帮助牧民赚钱,让牧民更愿意守护草原。

在长江源,生态保护不是少数人的冲锋,而是所有人的日常。

离开可可西里时,风很大,天很蓝。我回头望去,保护站的房子很小,巡护的路很长。但我知道,那群人还在。有人在风雪里站岗,有人在烟火中守护,有人在山海间奔赴。